

# 农村留守老人幸福影响因素分析

## ——基于湖南攸县 179 名农村留守老人的问卷调查

赵佳荣, 谢燕兵

(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28)

**摘要:** 增进农村留守老人幸福已成为和谐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课题。基于湖南 179 名农村留守老人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 可支配收入对农村留守老人幸福指数的正向影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身体健康因素的正向影响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 子女与留守老人电话联系时间的正向影响在 5% 的水平上显著; 而劳动天数、留守儿童监护数的负面影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因此, 应当大力提高农业生产和农村教育、农村合作医疗及留守老人文化、生活服务水平, 降低留守老人劳动强度; 同时促进子女履行赡养和精神慰藉义务。

**关键词:** 农村留守老人; 幸福指数;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2)03-0027-06

### Factors affecting the happiness of old people left behind in the countryside: Based on questionnaires of 179 old people left behind

ZHAO Jia-rong, XIE Yan-bing

(Economic College,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new countryside to make the rural old people left behind happy. The empirical study on 179 old people left behind showed that: the rural old people's disposable incomes, physical health and time of children's telephone contact had positive impact on the happiness index, and the impact was remarkable at level of 1%, 10%, 5% respectively; labor days, the number of children left behind they had to care had negative impacts, and the impact was significant at the level of 1%. Therefore, some measures must be taken to impro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ural education,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and service for elderly left behind, reduce labor intensity of the elderly left behind, have the children of old people perform their obligations.

**Key words:** old people left behind in countryside; happiness index; influencing factors

####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农村外出务工青壮年劳动力的增加, 农村留守老人群体也急剧扩大。从 2000 年到 2007 年, 我国农村留守老人从 1 794 万增加到了 5 000 万, <sup>[1]</sup>到 2010 年农村留守老人约有 4 000 万, 占我国农村老年人口的 37%。<sup>[2]</sup>因此, 农村留守老人是否幸福无疑成为和谐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课题。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相对于农村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而言, 对

于留守老人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关于留守老人的研究文献和成果主要集中在留守老人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劳动负担研究方面, 而基于农村留守老人幸福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

留守老人经济供养方面, 叶敬忠、贺聪志认为, 对于留守老人的经济供养出现货币化趋势, 代偿性供养资源——礼物日益普遍。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生活质量提高的作用不大。<sup>[3]</sup>王东平、彭建强、张素罗等的研究表明: 社会保障对其经济状况改善作用不大, 主要还得依靠子女供养和老人自己劳作所得; 子女个数对供养有正面影响, 子女外出务工对其经济供养的改善有显著正效应。<sup>[4]</sup>周祝平发现

收稿日期: 2012 - 06 - 01

作者简介: 赵佳荣 (1965—), 男, 湖南湘潭人, 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

40%的留守老人收入处于平均线以下,其收入的影响因素除年龄等个人因素外还有家庭因素。<sup>[5]</sup>张润泽、罗力萌调查表明,66.5%农村留守老人生活来源于自己的劳动收入,获得子女资助的并不多。<sup>[6]</sup>

留守老人生活照料方面,贺聪志、叶敬忠调查发现,子女外出务工使得留守老人更易出现上当受骗、失窃和意外伤害等人身不安全事故。<sup>[7]</sup>孙鹃娟认为二代或多代人共居方式、外出务工子女的资助、社会保障水平等共同影响着留守老人的生活照料。<sup>[8]</sup>姜丽美认为子女外出务工使得留守老人的生产、生活负担加重,日常生活和生病时缺乏照料,进而对其健康产生负面影响。<sup>[9]</sup>张润泽、罗力萌调查研究发现,留守老人情感孤独,精神生活日趋贫乏,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外出务工子女回家机会成本高,平时主要以电话联系为主,但联系次数不多;没有儿子、丧偶独居及身体健康和经济条件差的老人孤独感强。老人们白天辛勤劳作,晚上回家随便吃点晚饭就休息,主要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视、与邻居聊天;行动不便的老人则只能守在空荡荡的房子里。<sup>[6]</sup>郭永芳的研究发现:由于外出务工子女在家时间不多,与老人交流时间少,增强了留守老人的孤独感。<sup>[10]</sup>零东智发现在相对闭塞的乡村,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极其匮乏,其精神、心理需求的满足问题凸显。<sup>[11]</sup>邹伟贤认为留守老年人子孙满堂的观念与现实生活的差距加剧了老年人的孤独感。<sup>[12]</sup>

留守老人劳动负担研究方面,蔡蒙发现外出务工者难以兼顾农业生产,留守老人劳动强度增大,承担了家庭农业生产和照料小孩等非生产性劳动的重任。<sup>[13]</sup>叶敬忠、贺聪志通过对5个省(区)的问卷调查发现,留守老人的劳动参与率高,存在体力不足、搬运和购买生产资料困难;不少老人照看2个以上孙子,有的多达6个。<sup>[14]</sup>桂海君、崔榕则认为孙辈的监护加重了老人心理负担。<sup>[15-16]</sup>

留守老人医疗和养老保障研究方面,叶敬忠、贺聪志研究发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起付线高、保障水平低,报销程序繁琐,目前这种低水平的保障不能有效解决留守老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sup>[14]</sup>陈浩、李晓娟和张明金认为我国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普遍存在求医不及时、医疗支付能力低,亟待政府的介入。政府有责任建立一个有效、稳定、制度化

的医疗和养老保障机制。<sup>[17-18]</sup>李春艳、贺聪志认为我国养老保障主要以家庭为基础,公共福利供给长期停留于救助性层次,正式的制度性保障水平不高,一般只能覆盖到农村最弱势的群体。<sup>[19]</sup>郭永芳、马强认为应将生活困难的留守老人纳入低保。政府财政应给予农村公共养老机构更多资金支持,给予民办养老机构减免税赋,通过财政补贴支持农村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建设。<sup>[20]</sup>申秋红、肖洪波认为,应构建以需求为中心的农村留守老人社会支持体系,引进社区照顾模式为留守老人提供服务。<sup>[21]</sup>谢敏认为要重视农村基层社团组织的建设,构建留守老人社会互助保障机制,包括组建留守老人互助协会,通过会员互助发挥其助老功能。<sup>[22]</sup>孙唐水认为农村留守老人问题属于社会工作范畴,社会工作机构应建立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为农村留守老人提供社会工作服务开辟新途径。<sup>[23]</sup>牛玉林则认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介入有利于养老模式的创新,应建立养老互助小组,将“有闲妇女”组织起来,无偿或低偿为有需求的老人提供生活照顾。<sup>[24]</sup>

总之,目前对于研究大多是围绕留守老人经济供养、精神慰藉、生活照料、劳动负担、医疗和养老保障的定性描述和规范性分析,定量的实证研究文献较少。基于此,笔者根据湖南农村留守老人的问卷调查,就留守老人幸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改进对策建议。

## 二、农村留守老人幸福指数的测算

幸福是心理欲望得到满足时的状态,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能持续久远的愉悦心情。阿里斯蒂波的快乐主义幸福观视满足欲望为幸福,而亚里士多德的完善论幸福观则将幸福界定为人的潜能充分发挥以及自我价值的最大实现。中国《尚书》提出“五福”之说,认为幸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好德、五曰考终命。”1972年不丹国王旺楚克提出国民幸福指数概念,并给出相关测算的指标,将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文化发展和政府有效管理纳入其中。

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对于自身生存以及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即人们的幸福感评价或测量指

数。对于幸福指数的计算,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指标和方法。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为研究前提,认为幸福的获得在于效用的最大化,幸福指数是个人实际效用或福利的最大化。心理学则认为幸福感的获得在于个人自我接纳、与他人的积极关系、自主性、环境可控性、生活目标、个人成长等六个方面,可通过个人对自身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来计量幸福,即侧重于对客观生活的主观评价。经济学认为测量幸福指数应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心理学则注重人们最终心理感受结果,而社会学强调个体的社会环境及其道德文化、宗教等因素。

郑方辉先生提出了一个公众幸福测量指标体系,其中个人幸福感赋予 50%权重,而满意度分为 4 个一级指标和 9 个二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分别是个人及家庭因素、社会因素、自然因素和政府因素,二级指标分别为对实际收入、身心健康、工作就业、社会治安、社会保障、自然环境、政策公平性、政府廉洁及公正执法等方面的满意度,并分别赋予权重。<sup>[25]</sup>由于目前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关注更多的是自身、家庭及社会保障,而不会过多关注社会、自然和政治。高启杰教授提出,在研究农村老人生活满意度时应考虑以下因素:个人基本特征、家庭关系、身心健康、生活状况以及经济状况。<sup>[26-31]</sup>

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农村留守老人幸福指数测算指标体系应包括留守老人的幸福感、经济供养、劳动负担、生活照料以及精神照料满意度、社会保障满意度五个方面。农村留守老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分为 1-10 个档次,“1”为最不幸及最不满意,“10”则代表最幸福及最满意。由留守老人赋值,然后根据专家法确定指标权重(表 1),在此基础上测算出留守老人幸福指数值。

表 1 农村留守老人幸福指数测算指标及权重

一级测算指标	二级测算指标	权重
幸福感	个人幸福感	0.50
满意度	经济供养满意度	0.20
	劳动负担满意度	0.07
	生活照料满意度	0.09
	精神慰藉满意度	0.07
	社会保障满意度	0.07

2012 年 1-2 月笔者对湖南省攸县农村 60 周岁以上留守老人幸福指数及影响因素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采用随机调查法,采用调查员入户访谈调查的方式进行,共发放问卷 200 份,其中获得有效问卷 179 份。

在本次被调查的样本中,男性占 44%,女性占 56%;60-70 岁的 107 人,70-80 岁的 57 人,80 岁以上的 15 人;文化程度方面,不识字或略识字的占 45%,小学文化占 40%,初中文化占 11%,高中及以上文化占 4%;婚姻状态方面,在婚的有 110 人,丧偶的有 69 人,在调查对象中没有出现离婚的样本;居住情况方面,一人独居住的 10%,与配偶一块居住的 25%,与子女或孙子女共同居住的 63.7%。根据调查和相应的指标权重,得出调查样本的幸福指数值(表 2)。调查和统计结果为:幸福指数最低值为 3.0,最高值为 8.5,平均值为 5.9。

表 2 179 名留守老人幸福指数区间分布特征

幸福指数值	频数
3.0~4.5	16
4.5~5.5	51
5.6~6.5	52
6.6~7.9	57
8.0~8.5	3

### 三、农村留守老人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

影响农村留守老人的幸福指数的因素是多重的。根据国内专家有关研究成果,笔者提出以下农村留守老人幸福指数影响因素的假设(表 3)并对这些因素与老人幸福指数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

#### 1. 影响因素假设

(1) 身体因素。农村留守老人一方面年龄较大,一方面子女长期在外务工,没有办法留在身边照顾自己,身体健康意味着老人不仅可以自己照料自己,同时还可以适当从事农业劳动,获取一定的经济收入,幸福指数也相应就越高。

(2) 医疗因素。农村留守老人年龄大、患大病的概率也相应高,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最大的特点则是统筹大病,农村留守老人在住院以后费用有一定比例的补贴,这些年来在乡镇医院住院的更多的也是老人,说明农村老人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较

大的需求,因此,新农合补贴数量的提高,会相应提高其幸福指数。

表3 农村留守老人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及其含义

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内涵
X1 身体健康因素	农村留守老人身体健康状况由老人按以下等级赋值:身体非常好、较好、一般、较差、非常差五个等级分别对应数值为5、4、3、2、1。
X2 新农合医疗报销数额	农村留守老人实际报销数额
X3 可支配收入	农村留守老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数
X4 劳动天数	农村留守老人一年从事非家务的农业劳动等的实际天数
X5 监护留守儿童个数	农村留守老人担负监护责任留守儿童个数,一般为子女留下的学龄儿童或学龄前儿童
X6 子女在家天数	外出务工子女返家天数
X7 子女与留守老人电话联系时间	外出务工子女与留守老人每月电话联系时间

(3) 收入因素。劳动力外出务工最主要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收入,而农村留守老人同意子女外出务工的重要原因也是经济因素。收入的增多可以增强留守老人的购买力,提高其生活满意度,特别是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低,老人的可支配收入不仅关系着当下的生活,也关系着晚年生活的保障。虽说有钱不代表幸福,但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农村地区,经济因素往往处于很重要的位置,因而可支配收入越高,其幸福指数也会相应提高。

(4) 劳动因素。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后,留守老人便成为农业劳动的主力军。由于农业劳动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劳动强度比较大,特别是在收割和播种接替的时候,劳动强度更大。虽然说适量的劳动有利于身心健康,但实际情况是大部分老人并不是适量劳动,而是承担了高强度的农业劳动,因此,假设为劳动时间越长,幸福指数越低。

(5) 监护因素。由于生活费用高、入学难等原因,农民工一般将子女留在家乡就读和父母身边生活。这一方面丰富了老人的生活,但另一个方面也给老人增加了劳动负担。特别是需要监护的儿童多,身心压力会更大,因此,监护儿童个数与留守老人的幸福指数成反向相关。

(6) 外出务工子女精神慰藉因素。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一年在家的时间非常少,多数集中于年前后,但在家一方面可以面对面和老人交流,并且也

让留守老人心里感到踏实,子女的安全牵动着老人的心,同时子女在身边还可以替留守老人承担一定的劳动,因此,子女在家的时间越多,留守老人的幸福指数也就越高。

(7) 子女与留守老人电话联系时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后,与留守老人交流主要依靠电话,与老人交流一方面可以让留守老人知道子女的状况,同时也可以让老人感受到子女的存在和关心,显然,子女与老人交流的时间越长,老人的幸福指数也应随之提高。

## 2. 模型选择

在对农村留守老人幸福指数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时,笔者将农村留守老人分为两类,幸福指数在5.5(包括5.5)以下为“不幸福”,幸福指数在5.5以上的归为“生活幸福”,并将其定义为一个二元定性变量,使用Eviews软件中的Logit回归模型,Logit模型分布函数服从Logistic概率分布函数,其式为:

$$P_i(Y=1) = 1 / [1 + e^{-(\beta_0 + \beta_i x_i + \mu)}]$$

其中 $P_i$ 表示第 $i$ 个农村留守老人生活幸福发生的概率, $x_i$ 表示影响农村留守老人幸福的因素,作为解释变量, $\mu$ 为随机误差项。

## 3. 样本特征

179名农村留守老人的身体状况一般,自我评估最大值为“5”,平均值为“3”;每年可支配收入差别较大,最长达4.5万元,平均6446.5元;劳动时间方面,全年平均劳动天数为179天,老人监护留守儿童平均为1.7个,最长达6个;外出务工子女在家年平均天数为31.5天,外出务工子女与留守老人月均电话联系时间为61分钟。详细情况见表4:

表4 179名被调查农村留守老人基本情况

变量	名称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X1	身体健康状况	1	5	2.9
X2	新农合医疗报销额/元	0	20000	372.9
X3	可支配收入/元·年	0	45000	6446.5
X4	劳动天数/年	0	365	179.0
X5	留守儿童监护数/个	0	6	1.7
X6	子女在家天数/年	0	180	31.5
X7	电话联系时间/分钟·月	0	400	61.0

#### 4. 结果分析

运用 Eviews6.0 软件对进行回归分析,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表 5): 方程解释变量身体健康因素(X1)、可支配收入(X3)、劳动天数(X4)、留守儿童监护数(X5)、子女与留守老人电话联系时间(X7)影响显著; 而新农合医疗报销数(X2)、子女在家天数(X6)影响不显著。

在影响显著的因素中, 身体健康因素(X1)的正向影响在 10%水平上显著, 说明农村留守老人身体健康状态与农村留守老人幸福指数成正向关系, 老人的身体健康状态越好, 其幸福指数也会相应提高。可支配收入(X3)对农村留守老人幸福指数影响在 1%水平上显著, 且系数为正, 说明农村留守老人收入的提高会相应带来幸福指数的提高。子女与留守老人电话联系时间(X7)的影响在 5%的水平上显著, 且系数为正, 说明子女平常与留守老人电话联系时间越长, 留守老人的幸福指数会相应提高。劳动天数(X4)的影响在 1%水平上显著, 且系数为负, 说明随着农村留守老人劳动天数的增加, 其幸福指数也会相应降低。留守儿童监护数(X5)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 且系数为负, 说明随着留守儿童监护数的增加, 留守老人的幸福指数会相应降低。

新农合医疗报销数(X2)的影响不显著, 其原因可能是新农合医疗报销有严格的程序规范, 有些治疗费用未必能报销, 同时还有些农村留守老人没有生病就医, 参与报销的人数有限, 导致影响不显著。子女在家天数(X6)的影响不显著, 且在家天数与幸福指数呈反向关系也不符合假设,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虽然子女在外务工, 但因离家并不远而经常回家处理事务, 只是没有与老人太多交流, 给予老人足够的亲情慰藉。

表 5 179 名农村留守老人幸福指数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Z 值	P 值
常数项	0.456266	0.825489	0.552722	0.5805
X1	0.328031	0.197763	1.658710	0.0927
X2	0.000284	0.000296	0.959293	0.3374
X3	0.000104	0.000037	2.755940	0.0059
X4	-0.004498	0.001578	-2.833571	0.0046
X5	-0.608581	0.177758	-3.423650	0.0006
X6	-0.000672	0.005476	-0.122646	0.9024
X7	0.008853	0.003811	2.322710	0.0202
样本数 = 179	$R^2 = 0.228299$		LR 值 = 54.04105	***

注: \*\*\* 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

#### 四、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1)深化农业生产和农村教育等服务, 降低留守老人劳动强度。一定量的劳动有利于留守老人身心健康。目前农村留守老人普遍从事农业劳动, 而农业劳动季节性、时效性强, 同时还要承担隔代监护的责任, 由此导致农村留守老人劳动强度、精神压力过大, 幸福感和满意度下降。因此, 应积极发展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留守儿童社会服务在内的各种互助组织, 深化农业生产和农村教育等服务, 以有效降低留守老人劳动强度, 增强其幸福感和满意度。

(2)提高农村合作医疗及留守老人文化、生活服务水平。身体硬朗的老人幸福感也会相应提高, 因为他不仅能够生活自理, 不用求助于他人照料, 并且还可获取一定经济收益, 减轻子女的经济负担, 增强自己的成就感和愉悦感。随着年纪增大, 留守老人的各种病痛和孤独感必然随之增加, 进而影响留守老人的生活乐趣及愉悦心情。因此, 应提高农村合作医疗水平, 减轻其病痛以及因疾患带来的经济与精神压力。同时健全村级老年活动中心, 将“有闲妇女”组织起来, 无偿或低偿为有需求的或居住偏僻的老人提供生活照顾和文化服务, 增进其身心健康。

(3)提倡孝道文化, 促进子女履行赡养和精神慰藉义务。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农村留守老人的收入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和子女资助。随着年龄的增长, 留守老人无法再从事农业劳动, 子女资助显得更加重要。同时因为平常社会交往、娱乐活动少, 难免产生孤独感, 因此, 子女的赡养和精神慰藉对于增进老人幸福感非常重要。必须大力提倡孝道文化, 促进子女履行赡养和精神慰藉义务。有关部门应积极为农民工开通优惠“亲情热线”、“亲情视频”, 鼓励外出务工子女给留守农村父母加强电话联系和亲情安慰。

#### 参考文献:

- [1] 杜鹏, 杨慧. 走进农村留守老人, 为寂寞群体代言——评《静寞夕阳——中国留守老人》[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2): 177-182.

- [2] 康小兰,汪建华,邹晓娟.个体特征、环境特征与农村留守老人农业生产行为—基于江西调查数据[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0(2):53-59.
- [3] 叶敬忠,贺聪志.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刘叟老人经济供养的影响研究[J].人口研究,2009,33(4):44-53.
- [4] 王东平,彭建强.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经济供养影响的统计学分析[J].作物研究,2009(23):32-35.
- [5] 周祝平.农村留守老人的收入状况研究[J].人口学刊,2009(5):32-37.
- [6] 张润泽,罗力萌.农村留守老人的生存状况及其改善对策研究—以邵阳 HC 镇为例[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 [7] 贺聪志,叶敬忠.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生活照料的影响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0(3):46-53.
- [8] 孙鹃娟.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农村留守老人照料问题研究[J].人口学刊,2006(4):14-18.
- [9] 姜丽美.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照料状况实证分析[J].经济与管理,2010,24(6):81-84.
- [10] 郭永芳.对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的探讨[J].三农问题研究,2009(18):33-34.
- [11] 零东智.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探析[J].三农问题研究,2010(7):38-40.
- [12] 邹伟贤.浅议留守老人养老问题[J].社会工作,2008(7):44-46.
- [13] 蔡蒙.劳务经济引致下的农村留守老人生存状态研究—基于四川省金堂县竹篙村的实证分析[J].农村经济,2006(4):118~121.
- [14] 杜鹃,杜夏.乡城迁移对移出地家庭养老的探讨[J].人口研究,2002(2):49-53.
- [15] 叶敬忠,贺聪志.静莫夕阳—中国农村留守老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01-102.
- [16] 桂海君.贵州苗族地区留守老人问题研究[J].贵州大学学报,2010,28(2):93-97.
- [17] 崔榕.贫困地区农村留守老人的生存状况—来自湖北恩施市龙凤镇的调查与思考[J].社会学研究,2007(2):63-67.
- [18] 陈浩,李晓娟.农村留守老人的医疗保障问题探讨[J].农业考古,2010(6):236-238.
- [19] 张明金.中国农村留守老人养老的政府责任研究[J].泰山乡镇企业职工大学学报,2009,16(2):1-2.
- [20] 李春艳,贺聪志.中国留守老人的政府支持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0,27(1):113-120.
- [21] 郭永芳,马强.农村留守老人养老的财政支持政策—基于安徽省阜阳市的调查结果分析[J].当代财政,2010,7:25-31.
- [22] 申秋红,肖洪波.农村留守老人社会支持研究[J].南方农业,2010(3):5-8.
- [23] 谢敏.留守老人社会互助保障机制建立分析[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9):27-28,79.
- [24] 孙唐水.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老人问题的对策探讨[J].社会工作,2010(7):25-31.
- [25] 牛玉林.新农村建设中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作用[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8(1):68-69.
- [26] 郑方辉.幸福指数及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学术研究,2008(6):51-57.
- [27] 高歌,高启杰.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省叶县的调研数据[J].中国农村观察,2011(3):61-68.
- [28] 杜鹃,丁宏志.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的影响[J].人口研究,2004,28(6):44-52.
- [29] 张敏.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新思考[J].经济问题探索,2011(5):134-137.
- [30] 王梅.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11(11):83-84.
- [31] 曹信邦.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府责任机制的探讨[J].中国行政管理,2011(10):7-10.

责任编辑:陈向科